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大學士張公序

張明成學士德望爲海內宗

上拔之謫籍復還講幄以母夫人春秋高請急歸無何
母夫人不祿服甫竟而袞職有關

上卽家拜叅大政中外皆彈冠相賀也故事相麻下筐
筐餼牽踵屬於道而公殊厭之古人交際爲恭今乃貨
取此豈盡其橐中奉稍大抵贖金羨賦出之民力而甚
或盜公家之儲下交者媚上交者亢大吏往往見告官

邪繁興政體陵遲職此之故將一切謝絕庶可以風示
百官某承乏虔州適與行會既重違公雅操又不可但
已則竊附古人贈言之義今時所患責在公者陳其畧
焉蓋治道去其太甚所損益百世可知而矯枉者每失
之懲羹吹虀因刑廢屨非也放豚入笠而又招之亦非
也古人一嘖一笑不輕示人而況授以矯枉之名乎自
頃救時之相或獎恬退或尚綜覈始未嘗不新人耳目
而巧僞叢生弋釣祿位究其末流得不償失此患在不
平也且夫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以一時一事之利而興
未幾復革矣以一時一事之害而革未幾復興矣議論

滋多功效蔑如此患在不審也人臣以身徇國事豈以
國事徇人今天下爭言開言路去苛政以此兩者繩人
而行其私久任不行冗官復設十年不戮人於市二十
年以市媚虜而墮軍實皆徇之過也此患在不任也患
止此乎抑有大者焉朝講不御而官府之情日隔國本
未定而貂璫之勢日恣上供不省而公私之積日貧患
莫大於是然是三者非相國一手一足之力也不平不
審不任則相國責也公盡其在已者以待天定而已昔
伊尹相業論者謂自一介不苟取與始公取與義嚴先
聲所振宏矣某從公遊垂三十年號爲知己狗馬病力

乞長休告幸不填溝壑日夕與鄉三老望見德化之成故不欲以非義贈公爲公相業嚆矢云

贈少傅大司馬李公序

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明興

高皇屏逐胡元

文祖三犁虜庭起遼海而至嘉峪首尾殆萬餘里列鎮宿兵以峻華夷之防而命大臣爲督府者凡三薊遼宣大與陝西三邊是也三督府惟陝賜履爲最廣撫臣受節制者四人曰延綏寧夏甘肅陝西爲總兵者自四鎮外近益以臨洮凡五人視薊遼宣大爲最尊正統以前

寧陽西寧諸勲臣有事于陝佩印擁大兵而文臣卿貳從行專司轉餉王忠毅以司馬督軍始位諸元戎上項襄毅馬端肅如之然不必兼總四鎮又事已則罷不爲恒弘治而後王威寧秦襄毅相繼甫定如今制西戎北狄無所不得討甲兵錢穀無所不得問事權爲最重身繫安危若此節鉞理無輕授故陝督府率多名臣而居官要以五六年爲限未有歷四考閱功勞如今李公者也公成進士爲司空尚書郎以才任劇移大司馬省主職方習九邊要害將吏士馬強弱虜酋以孽孫故乞款定策許之而無以款忘戰守爲功令布之九邊歲考

成焉已兩為督學使者負人倫鑒兩河六詔士斌斌興起已備兵神木布政陝右尋以中丞撫陝又十年而以御史大夫為督府凡十二年晉大司馬晉東宮保傅已晉少保少傅每三年程功公恒居最

上數加恩任子執金吾者數人勲階特進柱國象龍之服迴鸞之誥不一而足他金幣優賚不勝計而頃者上始倣出入均勞之義召公還本兵督京營戎政云某後先三仕陝而知公督陝之難也公來督陝而虜款已二十餘年邊臣不無少懈故武備玩而難振宇逆之起也鉢虜為援幾釀大釁故虜心驕而難御京師所急在

薊遼宣大而陝以遠小緩所經畫請求不必立應故羣議紛而難操中貴人銜命采礦權商天下騷然而陝兩關特甚礦地在塞外易生得失民苦重役正營思亂故人情鬱而難調公歷年多業長子孫矣明察則馬援之米為山谷張千秋之手畫成圖也謀慮則張良之運籌趙充國之方畧也廉潔則張奐之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入懷也嚴整則陳成子之過穀周亞夫之屯細柳也鎮定則韓安國之持重鄧禹之如愚也恪慎則南仲之悄悄朱然之欽欽也敏勉則杜預之訓誨不倦程不識之治軍簿也法守則魏絳之戮僕陸遜之髡吏也密

雲
綴則謝玄展履之間皆得任也。暇裕則祭遵之雅歌投壺，諸葛亮之綸巾羽扇也。愛士則李牧之散租，李廣之分賞，段熲之裹創，子罕之哀介夫也。柔遠則荀吳之下鼓，羊祜之懷吳也。挹讓則衛綰之遜他將，馮異之屏樹下也。陝自督府而次中丞，直指使者以十數，藩臬僕苑諸署長貳三十有六，發徵期會日不暇給，拙者叢脞巧者阿邑，便文自營，比公在事而修謁者，郵使抗前驅，毋敢發矣。懷挾嬰璣以望塵垢者，毋敢及行馬矣。十二年來，百司庶府日夕專心志，展四體討軍實，奮武衛，三歲大閱，獨公所部金城湯池，遏飛鳥而卻奔驥，有餘險。蘭

石渠答，捨纍儲胥，刀斗嚴警，斥堠明信，有餘守。六郡良家，二河年少，七科適卒，材官蹶張，期門試弁，所在而是。有餘衆，三屬之甲，百鍊之刃，十石之弓，千鈞之弩，鈎戟長鎩，鍾鼓丁寧，赤羽如日，白羽如月，時爲鷺鶴，時爲率然，投石超距，譁鉦震天，有餘勇。飛芻輓粟，櫛比碁峙，備糗爇蠶，不移而具，椎牛醢酒，士飽以嬉，有餘蓄。平西戎而襄獫狁，威稜憺乎絕域，其功尤偉者，則拓松山地，千餘里，幕南無王庭，東禦島寇，西南平播賊，往往爲諸路冠鋒，露布在朝，囚馘在泮，凱歌在道，無歲無之名王保塞，明駝善馬，充我外廐，互市無奸，蘭出入終事，寂然不

雲
譁烽燧不舉赤白囊不馳鎧生繡老將生髀肉內地狗
生麓野生旅穀函谷以西青海以東晏然無患盟府之
所載太常之所紀還視槐棘公卿誰出公右者此久任
之明效大驗也四鎮安可一日無公且也
上念公淹卹在外而召之而司馬少傅官不加益何也
某聞之周禮大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
王而爵祿之今中外曠僚事相仗莫適任公入仕五十
餘年所睹記延攬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何限幸脩司
馬舊職推轂急使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是生靈之福也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教世子一

人元良萬邦以貞今

聖子 神孫畫堂甲觀世濟其美廣廈細旃公爲首臣
瞻其丰采如景星慶雲欽其威重如九鼎大呂奉其謨
畫如著蔡準繩教喻而德成是宗社之福也審如是陝
將吏士民受公之賜何殊宇下公敷歷三朝春秋高比
于周師尚父方叔元老兩公出將入相蒼姬之籙延過
其曆實多賴之然周距今遠時異勢殊第言本朝楊文
襄之再執政也年七十六馬端肅之位冢宰也年八十
一一品考十二年王靖遠之封伯復爲大司馬也年八
十二三君子皆督陝四鎮而文襄凡三任靖遠爲他督

雲
帥凡七任公忠誠體國不以遠近淹速介于中神明相
之年甫稱耆面有光澤五官之用壯夫不逮
上改過不吝降德兆民天所右助萬壽無疆俾之老成
以保王躬而扶國步如先正三君子者舍公其誰也四
鎮將吏士民日日以幾在此行矣

贈宮保冢宰李公序

代

周六卿分職而冢宰獨係于天要以政先用人用人一
聽冢宰無所扞格而後得申其志故三公三孤位雖居
冢宰上優游坐論無專職亦不必備官若不欲抗衡冢
宰然者法至善也明興因周制公孤名號尊而事權不

附體貌隆而寄任不偏吏部尚書亞之至其寄任事權
非在廷諸大臣所等埒功德表著積有歲年遞加東宮
若天子之公孤以顯庸之不窮貴以示之遜不撓制以
示之重二百餘年冢宰多名世賢斯亦稽古建官之明
效已自余所睹記遭時多故獨以其身上扶國是中肅
官常下安民生則今李公其人矣公自諫垣出領藩臬
開府山東江北晉南北司徒司空功伐于人臣無兩而
上頃歲于銓臣有所猜忌當事者不及以三年淹率觸
忤罷廷臣數推舉不必俞詔特起公於家商夢周卜遇
合之奇同符于時言官以驟諫諸曹郎以奉法斥者相

屬甚且在大譴大何之域矣國本不定大禮不行伐山
權稅之使星羅碁布政充斂重小民莫必其命盜賊生
心東征西討海內虛耗墨吏更倚貂璫爲庇而助之虐
望公閔閔如農夫之望歲公首至與諸卿大夫百執事
相矢也人臣先自靖而後自獻職未脩而翹君遇博名
高非所敢知吾脩吾常職以無負任使而已蓋慶曆間
縉紳清談之弊反而爲刻覈脂韋之弊反而爲氣節天
下靡然相尚而公不名一擣以取人惟其實也毀譽愛
憎之口親故怨仇之嫌朋比交關之路巧僞錯出而公
不執一隅以繩人惟其當也嘗兩計內外吏內外翕然

稱衡鑑焉民以法與吏相矩下以法與上從事匿不可
蔽敗不可飾譽不可進誹不可退庶幾師師濟濟之盛
上久不視朝而葵公悃誠純一不拾少年新進口吻信
爲長者多所聽納吏治行高等不以時徵公請而徵者
下矣臺省虛無人諸待次者不以時除公請而除者多
矣吏部郎無故而得罪去者或空曹公在事無一以不
善去卽有之亦薄罰矣建儲冠婚之典公數執奏

上卽未舉行亦數數示有期矣中人肆虐魚肉我官吏
士民官吏士民下詔獄長繫公爲申救卽不遽赦然霽
威矣公歷尚書六年報政而加公太子太保夕疏上朝

亟褒勞如響答桴以為彤弓一朝之饗莫速於此
上嗣大曆服三十年冢宰十有三人改王者四見不無
彼其之刺惟公名德無瑕家在中州子弟臧獲循循禮
法而合族會食以倡導孝友睦姻之化既司統均素位
而行斷斷無枝使冠帶之倫回心鄉道以廉知自將以
正直忠厚待人幹旋毗贊功不見迹中州為冢宰者無
如馬端肅當

孝廟時明良喜起位極三孤壽躋耄耄繼世之後身遯
于野而遺風餘澤天下尚然賴之此一時也士論皆以
端肅爛焉一代宗臣不以公孤而以冢宰歷年多施澤

於民久則以冢宰而歷公孤之故誠願公久於朝年位
與端肅相當宗社生靈函蒙禔福寧有量哉鄭子大叔
不云乎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是故使使者布庭實
而以不腆之辭先

贈御史大夫郭公序

播州酋自李唐以來世為中國臣明興爵以宣慰使佩
金襲紫食租衣稅得專封內一切政刑世來玉歲來享
又為置學校及幕屬廐傳諸官吏悉從朝銓無論典屬
國四夷即勳舊公侯奉朝請者不優於此矣萬曆間逆
酋數侵敗王略糜爛黔楚蜀三方之民無萬數

上數橫貸曾不憬悛至綦江之犯而九廟神靈四海臣妾無不扼擊切齒者歲己亥

上特簡郭公開府于黔帥三方兵奉辭伐罪不踰年而龕定之郡縣其地而衣冠禮樂其人西南乾坤若再開者功莫大焉

上御門受俘百官稱賀詔示天下故事戰功必屬侍御史按覈而後行賞而侍御史先後坐他故不得竟比三年始上功大司馬

上復擇日告廟宣捷于是晉郭公御史大夫兼少司馬仍撫黔官其子執金吾世世勿絕所賜金幣率加常等

而楚三司諸大夫徵言不佞以奉飲至之爵蓋古昔盛世君臣一體道相成而非以謀利事相報而非以市恩功疑惟重賞延于世功懋懋賞君道也不矜不伐罔以寵利居成功臣道也叔季以降地天不交泰而元首股肱之義浸衰上則有背內賂剗剗印靳使相而平吳以不受節度幾付廷尉者下則有歌龍蛇藜公宮偶語沙中而留賊以為富貴地者或負在君或負在臣或君臣俱相負而古道亡矣當播賞之不時下也竊疑非所謂鍾鼓既設一朝享之者頃奉

上手諭輔臣則知以未封拜為歉初無遲留顧惜陽託

于藏傲袴愛嘖笑而陰行夫豢鷹賦狙之術公口不言
功力爲黔善後久遠計憂心悄悄如始至之日至其將
士亦以公之心爲心四海九州烏合鷙悍之徒拱手聽
命無修怨于龜鼎羊羹無抱憤於曲突徙薪
上之酬功也恩隱周渥有加于爵祿之上公之居功也
搏節退讓有出于勲庸之外以此被管絃考金石策盟
府書太常雖古人何讓焉古不具論本朝理學大儒有
武功者莫如王新建當其謫龍場讀書談道不輟用夏
變夷歛然從風公學宗新建而龍場爲封內地其道術
同其事業同新建之封也父海日公無恙封如其子公
武宗南狩見抑不錄至
世宗甫明而中奪于讒妬至

太公春秋八十餘矣而親見公平播疏爵而貴之不啻
三錫其作述同其祚胤同然新建功以
穆宗乃定新建三朝而公受知一人新建多口而今中
外無識不識皆以公受上賞爲快其遭逢過新建遠甚
主德休明國祚靈長于公有明徵矣諸大夫以爲然緘
辭奏公公還報曰異哉李生知我乃亦若孟冀之賀馬
伏波但與衆人同語耶人當功厚賞薄于後乃長我自
視功薄賞厚孰與伏波望卿用奇相濟而何賀爲雖然

雲
爲人臣善必歸君爲人子善必歸親禮也李生言則先
聖天子次及家大人命之矣

贈少宗伯史公序

令甲諸王國子女名封婚姻悉上大宗伯下宗人府籍
記之是爲玉牒閱十年簡府院坊局詞臣增其新者正
其誤者非是不得爵祿至今宗人其麗不億冒竄相踵
始猶同姓末屬庶人無官職或三中尉三將軍輩爲之
而積漸諸王效尤如代楚二國詭正非常極矣錢可通
神指可蔽泰山廷臣燥唇敝舌爭之而天聽彌高不可
如何輔臣請以南京少宰史公爲少宗伯佩學士章職

纂修事

上報可邇時天官疏用大臣褒如充耳久者至踰一紀
獨于公無所遲留顧惜朝衆深窺

上意殆有懲于二國以爲不清其源何以防其流而非
公莫可屬乎自余所見五十年中多詹事四品以下領
之公以卿貳往亦異數也

上雖高拱穆清而垂意宗正條若此等而上之必趣就
藩封以遏匹適之萌必亟行儲教以篤元良之慶豈非
十七帝神靈陟降在天默牖宥密之衷而一朝廷告出
其所不測快其所積想哉公旣拜命陪京百爾薦紳喜

色相告而余所心儀公則不啻此此誠重務然非有紛
難解鉅難肩怨勞難任也公展牘染翰須臾立辦耳竊
惟三十年間揆路身為射的而議者往往言專用詞臣
非宜若曰文墨議論不達於物情世故安所賴之
上厭言事者煩囂恒兩置不孰何而鄙夫出位越俎背
公死黨實繁有徒其狀如狂如蛾其言如蝸蟾如鴟梟
反駁非是束縛柄政之手而恣行胷臆道揆法守陵夷
漸盡公爲少宰當計吏虛已布誠兼聽並觀法所斥汰
卽先游相爲引重不顧而善類賴不受機陷其于物情
晰矣六卿虛位公嘗總攝備有周禮太宰六典八法八

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小宰六屬六職
六聯六計八成之政朝考晝講夕序夜庀日成月要歲
會諸曹時恪位著以儆其官文武相配具舉有所關決
隨形裁剖其於世故練矣兩都臺省臣五年不除

上業已論定而後官八座九列當不刊印如往時行有
爰立之典公聞望冠一時人情賢于夢卜相麻且下卽
所爲少宰者舉而措之相業去膠戾乖刺爲平康正直
簡賢絀慝使物情茂遂官方定物使世故修明一洗入
言詞臣易與之陋是基殿國家而禔福海內之盛際也
高帝子孫實並受其賜豈以一譜牒程論功伐哉于時

地官諸子部祖公于郊聞斯語也謂差識公大者書而陳之用代祝較之辭

贈左司空丁公序

丁公登第四十餘年里居半之其以侍御史立朝不數載自筮仕句曲令及佐廷尉奉常大鴻臚御史中丞皆在陪京可二十年四品九載考績始拜左司空蓋大司空不除亦二十年承攝去來若視為枝官然兩京六曹卿貳十不得二三公獨受命如嚮國家官階尚左左往往以右遷公獨踰右得左比至即當行大司空事上神聖不測其用公殆有深指云今所倚辦司空者甚

艱大矣宮殿未更新也諸王已建未之國也已封未有國也河歲徙決而漕艘愈後期也私鑄不禁而錢法壅也中涓辜推水衡少府靈昆軍室私藏將為櫟滿也賣官鬻爵妨賢路而浚民以生也凡此數端憂者目蒿談者舌弊未能效萬分一而竊于用丁公有大幸焉天下無不可為之事顧其人何如耳試待其人於天下事何有昔魏公子退讓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不敢見其邑子申屠嘉折幸臣董仲舒規驕主霍氏不能誄魏相竇氏不能中袁安任隗其素行服人也公少私寡欲家所有與人共之天下莫不聞此一德矣漢將相功臣

雲
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悞無華今截截諛言君子易辭
故章滿公車一切付之罔聞誠厭之也公量而入不入
而量諫爲諷爲順爲闕爲指不爲陷此一德矣善戴尊
者累十尊而行人與之更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烹魚
煩則碎治民煩則亂叢脞所爲戒也天下脊脊多事朝
奏夕報朝行夕罷甲可乙否乙不任黜甲務必信而誰
與持之公行所無事戴其清淨民以寧一此一德矣三
者可以對越神明奚難於格君心補袞闕可以孚信豚
魚奚難於董庶官釐百工司空之職於四時爲冬冬日
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八風始不周

卦氣起中孚冬至爲曆元黃鐘爲律本北方終陰始陽
謂之朔方言陰陽者陰先陽言晦朔者晦先朔貞下生
元則天地之道也於五行爲水水上天爲雨露下地爲
潤澤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擊之無創刺
之無傷卑下句倨必循其理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無
所親踈前後主量必平赴壑必勇施用必潔則天地之
德也周禮司空有官無職禹作司空平水土實總百揆
董江都言陰居大冬積空虛不用之地時出佐陽然則
上久不除大司空而以左司空命公也將無虞官周官
之意乎公三德協於上下往踐其位顧名思義崇效天

而體冬之撰以含章從事卑法地而順水之性以習坎
常行不佞伏在下風快覩德化之成矣

贈督府少司馬鄭公序

少司馬鄭公甫勝冠成進士爲郎白雲青雲二署已領
銓部卿奉常所居號清華之選法比啓事禮樂文章精
絕過人因以媒謗翔回閩粵藩臬間謝病里居十年而
召備兵赤城絕塞已治兵榆中輿論以爲屈已開府山
東小顯庸矣復爲讒口所尼移陪京奉常再開府榆中
三年政成衆心儀公當入秉國均從容坐論不宜更煩
以邊事而會宣大督府缺廷推數不答最後以公名上

上輒報可此於公非殊尤之拜無可賀而某獨以爲
上知公深任公善也夫國家所患苦中外竭蹶從事者
非虜耶所託重而恃力爲國金湯者非薊遼宣大陝西
三督府耶大同非虜王巢穴耶東遼左而西嘉峪且萬
里延綏鎮介其中處置失宜則挑釁於宣大武衛不奮
則貽禍於甘寧而時事有可隱憂者諸邊虜受款三十
餘年延綏虜以我數搗巢十年不款一旦以款請請而
不時至至秋乃叩關有挾而求其控制難矣套虜卜失
免爲主而莫能自主諸部漫無統紀起伏不恒而莊禿
賴最桀驁衆視以翁張東接山西偏頭關剪牙氣陰陽

押闔鐵雷諸酋住牧延綏而與寧夏爲市著宰諸酋失
松山未嘗一日忘甘肅甘肅有警我寧晏然其調劑難
矣東勝失而守河復棄河而守牆虜款以來畚築無虛
歲牆高廣倍舊然牆外胡沙積與城等延綏三路一千
二百里而遠空鎮卒以登陴不足十三其守禦難矣卒
餉以四季給歲率後一季所以供虜款市財三萬餘金
較他鎮不能半其經費難矣公蒞鎮而虜乞款遽示之
款以釋其疑更示之不必款以挫其謀款定而市未市
不爲招致也已市不爲導送也市有賞套酋之長爲優
諸酋不得並也賞款以始事爲優他歲不得沿也虜有

名數非上聞者不得與也貨有程量不得益也裁之以
義諭之以信行之以公持之以果震之以勇虜唯唯受
命無譁者酋炒忽兒七人恥不與套長之賞犯我孤山
公命將擊之殪其愛子俘獲無算火落赤復盜我寧塞
公命將詰之生縛其部落百餘人而皆以戎索九九受
罰故事罰九九者第取虛名而公必以實虜唯唯受命
會虜王病力聲言西行迎小活佛諸虜蠢動覬得志諸
番如俺答時公令諸酋毋得從王諸酋走告公會安得
與王抗然必不敢蹂躪內地以膏公蕭斧王卽來者請
以酋妻妾子女付公其嚴憚誠服如此延綏將士故敢

戰而公益勤肄之豐犒之氣奮十倍無不欲大創虜自
效公曰誠知若曹餘勇可賈顧諸邊虜將爲口實吾力
安能得之諸邊虜偵知狀是以款市奉公要東而松山
虜懼公躡其後虜王亦虞風馬牛涉公之界不果西此
公功之大畧也豈延綏專承之蓋諸邊實陰受其賜夫
延綏虜猶知有王而中丞事多取裁督府今公爲督府
居宣大當虜王專制闡以外唯所欲爲其必玩弄虜掌
股之上無疑矣宣大寧則薊遼可釋甲執冰而踞而又
何憂于陝四鎮

上知公深而善任公詎不信哉公誦法程伯子金革百
萬之衆與曲肱飲水變化在人而以履危肩重爲治身
心脩性命之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彼分中外
生歆厭必不出都門而優游都卿相鄙哉夫也安足道
于公之前乎宣大之有督府事權分合無常嘉靖初始
定如今制公居赤城習見督府事所服慕惟翁襄敏其
次則楊襄毅王襄敏與鄭襄敏此不隨人口吻爲是非
者所從違熟計之矣某姑舍是公浙人也浙有三大功
臣劉誠意之開國于忠肅之定難王文成之龕亂赫赫
人耳目青田運籌帷幄餘姚經營楚粵不當虜少保當
虜不在行間公私淑新建是行也身行行間當虜具鄉

雲
先正三公之美某深有虞於公矣

又

今世于武臣倚之甚重責之甚備而待之何甚薄也縉紳文墨論議如畫餅不可啗四方有故躍馬操戈而戰唯介冑是賴勝負安危文臣命懸其手可不謂重乎尺籍伍符一字舛誤必詰斗粟一錢出入必稽卽有大功亡矢遺鏃傷匹馬片甲必案可不謂備乎至其體貌陵夷無論部使者及監司卽新進郡邑之吏儼然踞其上盛色奮氣以琅湯凌轢之而昔人所號爲三端者武士之鋒曾不敵筆舌百一故武臣習而爲軟美以媚當路

取容一切軍實務文具相講調而文臣鯁其餌飽其從諛其或刻覈太至積漸不堪則以不肖之心應之發憤快意剡手以衝讎人之胷固爲俱靡而已此亦武夫之恒態也牛雖瘠償于豚上以彼右文而左武盛處賢而自予雄而究乃至于傷國體爲戎首國家亦何賴于文臣而虛以彈壓武臣之權寄之也往歲元戎率師征番不佞承乏隴右請于督府石恭襄公定元戎與諸郡縣相接禮督府檄下郡縣奉行不忒故師和而有成功後官大梁武林見藩臬視闔帥過倨甚至入賀若上官恥不與均席竊爲不平而卒未有左袒不佞之說者比官

上郡受事中丞鄭公所諸將吏媿媿誦公威德不容口
公居恒令曰夫武車不式介者不拜體各有宜耳披堅
執銳之夫而遺蛇其迹圈豚頤霽如儒生乎不韻甚矣
屯細柳者以軍禮見是爲真將軍故軍容必壯也夫廉
遠地則堂高周勞還帥將士異歌異日別尊卑也將者
國之行主民之司命也呼若小兒奔走若與臺彼覩面
自立三軍之上喪氣解體往往坐此故體貌必隆也夫
閭以外上至天下至地將軍主之軍旅事機之會間不
容髮不假便宜猶掣肘而使書也故權不中御也夫馬
聳蟲也蟻細物也孤竹之伐於馬得途於蟻得水物誠

有之人亦宜然故楚之市偷衛之二卵齊之鷄鳴狗盜
漢之吹簫販繒亡命降虜可使也夫行一棊不足見知
彈一弦不足見悲三折肱而後知良醫將如司馬喜不
嫌臏如孟明不嫌一眚如曹沫管仲不嫌三北彼或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虜無入與禦虜同功能禦虜而我兵
小損者與全勝同賞何者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免頭雖
以數千人委匈奴甘受巾幘之贈何病焉故與人不求
備功過不相掩也夫鼓繁氣衰叫數力竭東野稷之御
馬求之不止卒以取敗數米而炊簡髮而櫛日亦不足
矣故幕府省文書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上有餘日

而下有餘力也。夫疑事無名，疑行無功，亡鈇而意鄰之
子，無爲而不竊鈇矣。流丸止于甌，與流言止于知者，中
山之篋，息壤之盟，明驗與故浮議不搖也。人之有牆
以蔽惡也，聰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耳目人無已時，惡
惡可。吏汙車茵，郎翻水漿，烏足治乎？故小過不聽也。邑
中之黔執朴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故謗可分也。夫釣
魚者，縱而隨之，須可制而牽之，賦狙者，朝三而莫四，以
術愚之，久而露其弊，上下相猜，則有改服獻體而入門
爲警枕，臥而一夕數徙者，心勞日拙矣。授萬金行間，而
不問單騎，見虜而不憚，不擊刀斗而不虞，其忠實，心信

於人耳。故術數不任也。夫一壺殮，一簞醪之惠也。而用
命致死，一羊羹，一盛酒之吝也。而墮黨崇讎，得失大小
豈不懸殊哉！故絕甘分少，帳可爲襦，金可裁取，市租可
饗熟食，可分所嘗，卒乘可與，韋袍複帽，持更者可給也。
蓋公之御將也。若造父御馬，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
志，百夫長以上，一亭一障，悉稱任使。若夏侯玄參戟衙
門，莫非俊傑，入而見公，慰薦待遇，殷勤發于至誠。若趙
廣漢，吏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退而受公檄，丁寧款密。
若劉弘，一紙書勝十部從事，恩結于人心。若武子之肉
骨子，西之翼卵，樂爲盡力。若岐山之陽，三百人疾鬪，若

廣門之官七百人先登若鴈門百金之士五萬人皆願一戰虜酋卜失免兄弟不相能使使諭之釋憾沙計七會挾賞不得寇孤山疏捕殪其子使使諭而罰之會花落赤鼠竊西塞縛其梟騎百許人乞哀行罰並款如故應對不入其數若班彪報答北匈奴令必有適以威信解散虜謀若趙充國遣雕庫靡忘而卒降罕孛誅其人而無怨若段會宗擊殺番丘曉昆彌號泣罷去料事料敵若陳湯策烏孫五日必有吉語虜歸命若單于脫帽徒跣拜龐雄陳死罪還所鈔掠羽書不聞外戶不閉三年擢公少司馬督宣大山西軍事將吏日數百千人留

行若班定遠入玉門爭抱馬脚不得前是寧有發徵期會抑寧聲音笑貌可僞爲哉不佞因以知公能總帥雄俊莫不宿道鄉方而務名聲部發于天地之間固非偶然彼填然脩飭邊幅如偶人形者真井底蛙耳

上雅知公得將吏心不卽代而會虜王病部曲麻沸邊人忸怩虜款不無逸情中外上章趣公赴鎮無虛日上乃俞公代而東諸將吏祝輶于郊屬不佞爲辭不佞諭于衆曰公遇諸君有禮矣諸君何以報禮乎昔郭汾陽部將皆王侯貴人子而願指趨諾不小借顏色李元直平淮蔡具橐鞬候裴令公馬首令公以相禮受謁彼

見夫亂臣賊子無禮於君所從來久矣因以示之禮郭不爲亢而李不爲詘公今晉督府卽中丞元戎聽節制諸君若何皆曰諾跪而上觴公一酌而洒洒如也不佞更進曰此恭之小者耳昔者鄧訓有恩黎陽旣徙上谷故吏貧羸者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有歲推鹿車於洛陽市藥知訓好青泥封書過趙國載青泥一樸往遺上谷上谷今在公部諸君得無意乎皆曰諾跪而上觴公再酌而言言如也不佞更進曰此報之小者耳昔者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亦賞士伯瓜衍之縣吾獲狄土子之功也賞胥臣先茅之縣以舉卻缺也韓增舉馮奉世

下莎車寧西域宣帝召見增賀將軍舉得其人公初爲監司舉麾下士往往爲名將諸君偏裨公素所推轂旦夕受鉞誠折衝厭難爲國于城于公載錫之光矣皆曰諾跪而上觴公三酌而油油如也揖而別山以西諸將吏喜色相告而鄭公今爲吾曹有矣

贈督府少司馬董公序

秋九月督府大司馬北海石公入爲陪京御史大夫廷議請以中丞陽翟董公代

上立拜公少司馬假中丞節賜璽書以行是時公撫陝以西三年矣人或謂公軼材名德宜在帝左右不應淹

雲
卹在外某不敏竊嘆以爲

天子知人善任明見萬里之外固如此乎方今天下所最患苦者虜耳虜東起遼海而西至河外五郡國家控要害宿重兵令三大臣鎮之在薊則督畿內遼左在代則督雲中上谷鴈門在朝那則督陝西四鎮三督府鼎立連衡者也而薊代若國肩背然人情視緩急輕重遂以陝西四鎮距國遠不足慮卽督府號大臣居常推轂與非時之恩澤取過庸不篤所關說不盡省見所請不盡與而甚者目爲公卿舒緩養名之地矣某追覽國初九將軍佩印而出鎮重鎮其三在公部中可不謂重乎

奈何以遠易之上所急下致力焉上所緩下解體焉有如萬分一虜飲馬河湟而南牧上郡北地將置不問耶上超然遠覽不欲令陝西四鎮在二督府下簡擇而使公請得言公之素公起家濬令稍遷司徒尚書郎敷歷湖湘章貢衢婺青齊之間足跡半天下爲郎督餉遼左僉憲治遼左兵則習薊事爲山西藩臬長則習雲中上谷鴈門事開府陝西則朝那者公秋防三移鎮焉某嘗從公按塞上公爲言西北山川形制之勢與虜強弱虛實將吏能不士馬利鈍一一指掌又侍公都肄諸塞上兵爲稱妮魚麗鵝鸛箕張翼舒之陣爲指授坐作擊刺

磬控縱送之法爲儲侍鈎棘長鍛刀劍弓矢之器雖能
臣宿將退而孫避弗如也蓋三年間繕城築塞亭堠相
望木樵校聯不絕蘭石渠答編管乘秬靡不備具

上遣貴臣大閱獨公部曲梟卒萬人深隍峻壘連數千
里芻粟什器大氏無慮數十百萬公又兩討武都洮岷
叛番輒大勝頃之區脫中捕得生口八九人下吏訊皆
曰虜相戒不敢犯今中國有董公云

上知公爲四鎮重以公督四鎮是夫輕車熟路而王良
造父爲御也公誠以所治陝西兵事者治四鎮兵事則
四鎮愈重四鎮重則薊門遼左雲中上谷鴈門愈重天
下可暢轂埋鞞綏旌卷旆也士不改聚官不易地得公
以重四鎮重四鎮以重天下豈不知人善任哉夫不易
談者莫如兵事尤不易談者今日之兵不易爲者莫如
邊事尤不易爲者西北諸邊

上廉公善兵歷試多効一意委公邊事不它涉意念深
矣公旣受事藩臬諸大夫上觴薦賀屬某爲之辭某側
聞公言古者寓兵於民而文武無二僚周南仲方叔是
也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采芑之
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葱珩入則卿出則將寧
有二乎叔季以來文吏馮案牘抵掌談說而戎行格鬪

雲
一切付之武臣見謂推魯不可任更以文史監之武臣
且恚曰若何以口舌爭我七尺軀文武異術兵將二習
邊事之難厥有由哉今督臣奉璽書有曰虜所嚮往爾
以兵隨之斯固一將之任也庶幾古意焉夫南仲方叔
並以伐玃狁奏功布在雅樂萬世傳頌公兼資文武受
天子知修南仲方叔之功使後之人知文武不二任自
周而後復有今日諸大夫當爲
上賀直公可賀已耶某聞稱尊者之美其辭富則近諛
某不敢以諛事公辭僅此矣

贈少司寇李公序

代

今楚事難言矣地延袤數千里御史中丞撫循之一切
從便宜何所不得哉然而爲中丞者南有汀贛西南有
貴竹西北有鄖襄割三垂與之共權力相等人持其是
能無生得失乎世所厭避不與同羣曰中貴人楚有其
二奉園陵祠太嶽皆以萬乘之寵靈臨之而侯侵有司
權緩之使狼牧羊而操之投鼠忌器楚人執政二三羣
小讐于積威竭全楚之力以奉其子弟交遊所在帑藏
靡有孑遺耗矣一旦事敗貨悖入者悖出不逞之徒緣
是以快舊憾株累無辜荆郢之間正營蕩搖瀕漢南北
中于陝之沈蒿其支郡三歲不雨大陵之氣乘之而起

而又方有事五開軍興費不貲卽欲捐廩勸分公私俱困無儋石之儲均田者奉法不善吏請寄爲奸紛紛見告而采木之役興且迫遽不可得少延是何異矛浙劍炊使北斗酌而南箕歛也難矣余以次當按楚會上罪楚故執政者赫焉震怒自

上前受命來單車馳入部朝不及夕策不知所出而是時中丞李公固已先撫楚朞月矣公持法不失黍黍而亦不爲奇請他比以傷寧失不經之指無論萬戶安堵卽其人伏斧質或流離瑣尾以禦離魅罔兩而莫有怨言銀璫左貂執金吾與天子股肱耳目之臣至貴倨也

拱手蒙成于公而前是公抗疏言按

先帝璽書中貴人侍太嶽祠母與民事今制殊不合乞更定如初

肅皇帝不忘安陸故卽以爲湯沐邑恩至渥也中貴人願以湯沐爲名影賴他郡邑名田所藪匿逋逃罪人往往虎而冠牟利興害不可勝原請先誅其尤無良者闔小戢五開事平所餘餉悉發以賑災民而後民稍還定安集也三年而楚詭禍爲福徧臚歡而騰天歌

上念公勞召入佐留都司寇事余適按部竣候交承者湏上及于新命則爲公踊躍以喜而還自慶也天下大

矣輦轂之外所託重而恃力在撫按兩憲臣耳撫有官
守按有言責比者人持文墨論議相高一事未建而謀
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訾者踵至上書之囊交錯于道老
吏握刀牘腕脫而汗沾背視聽貿亂莫知所從則言者
之計左也大臣專制一方顧國家利不何如耳安卹人
言而因是以首鼠兩端如脂如韋不則牴牾矛盾釁隙
萌生守官者安所傳其罪兩相得而相成幾何人哉始
余亟難楚賴有天幸辱在公之顏行公所擘畫皆余所
腹議卽余間以一得之愚質公莫之逆也官守言責兩
相得而相成終楚之役無致隕墜徼福于公爲多藉第
令今日之命在余未入楚前事固不可測夫安必終役
如今日而猶及于公新命爲愉快也公行矣少司寇貳
也有長公者他日進而長六卿有貳公者以余無似公
退然屈已而采進之其爲貳必不逼長其爲長必不凌
貳濟濟師師協恭和衷以對揚
天子康色好德之化自公先之矣夫坐而論者佚作而
行者勞難易可立辨也公已勝其難何有于易余所爲
公踴躍以喜而還自慶豈曰私昵亦寧惟曰楚何修而
三年有公也

贈中丞周公序

代

雲
上自頃歲雅意恭默無爲之治朝堂講幄闕焉不御天
下久無事諸朝臣無所見奇時條上封事其始蓋杞憂
發卹者發憤畢誠爲之而嗽名之士爭奔走焉甚則毛
舉細故陰持宿負倚角以趨利引繩排根以快忿處不
可攻之地以恣睢舞知猜禍壽張爲幻其究至於大臣
畏庶僚私議淆國是朋黨立而主勢孤矣

上赫然震怒簡絀其無良者下明詔詔廷臣無作好惡
歸于臯極平康正直之路又以冢宰御史大夫司黜陟
風紀百官表率選於衆更置其長若貳而今巡撫兩河
故城周公晉左僉都御史佐院事公謂余辱在西臺久

其何言以贈我余聞太微垣有左右執法御史大夫主
之而其躔在鶉尾之次實秉火德黃石公秘法以爲災
惑火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此其言當不
妄昔之論政者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故多死焉遂欲以猛加於寬之上余竊不
然其說聖人作易取象於火者凡十而皆有所劑天與
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
揚善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毋敢折獄山上有火
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
言有物而行有恒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上火

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火在水上未濟君
 子以慎辨物居方夫都御史三年而大計外吏六年而
 大計內吏則用同人大有內自城旦春若笞以上外自
 大辟以上都御史平反唯其意則用責若旅其官與六
 卿埒而權力過之正色立朝憂治世而危明主獻可替
 否使天子改容而聽其言百司庶府回心而象其指庶
 明勵翼奸宄潛消朝廷淑清方內群生樂業故自漢以
 來目為副相則用家人若鼎若睽若革若既濟若未濟
 此十繇者豈專任火德哉五行傳曰火揚光輝為明者

也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則火得性
 或棄法律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

主上神聖不世出而一二僉壬濁亂天紀得無火德之
 未脩耶都御史應在熒惑以人勝天消沴為祥公無亦
 是務乎星家即拘而多忌不足深信請以公治兩河為
 準兩河歲札而事叢宗藩強梗羣小倚城社為姦利河
 堤數潰漕輓且廢民不入公家之賦者三年轉徙為盜
 公酌於緩急剛柔之間法行而情得事舉而民不厲假
 令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周之民無孑遺矣公入而
 佐御史大夫率作百官官守言責則有司存不競不絀

雲
同心僂力一如治兩河事太平可幾而待也公曰兩河
之役實藉君相與以有成某則何能雖然君言都御史
之職本原天道究極人理則精覈矣謹受教余更致辭
曰聞之春秋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
虛也皆火房也衛顓頊之虛也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
也水不勝火水火合而火作此其境在兩河間其故實
在長老之耳公所居官當其星野幸而服念無忘則豈
惟兩河士民之幸公曰君言不遺兩河厚之道也某不
敏願君分猷念以相從久要無忘今日之言

贈中丞李公序

國家驅胡元再造函夏自遼海迄嘉峪邊萬里悉宿重
兵命重臣鎮之迄于今益詳密矣當虜者蓋三督府十
撫臣而山西鎮處其中北遏宣雲之南牧西禦榆寧之
東侵而遙爲薊遼甘固聲援自非倜儻瑰瑋忠清端亮
之臣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魏中丞李公之撫晉也虜
款且四十年我兵忸怩漸弛公曰烏烏之狡雖善不親
不重之結雖固必解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本兵之極也
比年五路不用命狡焉有讎大邦之心虜王新物故嗣
者未返諸部落羯羗不可馴公力持信義互用恩威水
泉紅門之間會長宰牲恰季龍王朝不害哈擺尸素柰

黃台吉等皆號桀驁難制若馬牛維婁委已者也而柔
焉其趨事無後期其守界無越尺寸其易市無稽故其
受宴勞而退無宿留會公三年報政冢宰司馬鉤校簿
最疏言公撫晉以來自藩臬郡邑倉庾廩置冗從小吏
自元戎裨帥千百夫長亭徼隊率咸稱其職自諸王王
子侯鄉大夫賢良文學博士弟子員咸奉其法所繕治
塞垣樓櫓塹壘木樵虎落斥候鑿山通道浚隍引水若
千里所肄習蹶張騶發伏飛技擊武卒銳士若干人所
稱矧胄鎧弓矢刀劍矛鋌伐盾鉦鼓旌旗饒角火攻之
器若干事怒馬若干匹芻藁若干束菽粟若干石可支

十年而又以會計贏餘十餘萬金請于朝及今歲有秋
益積粟塞上

上覽奏嘉之是得有備無患之義傳臆諸鎮爲挈令凡
此功庸勞力較然爲天下所知宜有顯陟以風封疆臣
上報可擢公副都御史撫晉如故將吏士民抃舞歡呼
上不鄙夷晉屬公長照臨之幸甚公秋按塞還治相與
實玄黃于筐篚食壺漿以迎勞公某得效奔走焉則誦
言曰昔周宣王中興尹吉甫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歸而
燕喜鎬京旣多受祉當是時六月出師亦孔棘矣討罪
敵愾不以深入爲功明王耀德不觀兵其道如此公生

雲
聚教訓日新月盛虜懾先聲受要東不二心不煩師徒
蹀血橫草而太原宴然以此程功賢於十萬師文武吉
甫所以憲邦定國也

上端居穆清重惜名器八座九列鮮所登進獨旌公如
響答桴非中外諸臣所敢望鍾鼓旣設一朝饗之手足
腹心事忠使禮交而成泰請以續詩之小雅某又聞之
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陟明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若禹司
空臯陶士師益典禮夔典樂龍納言官不離局用能寅
亮天工躋世仁壽公後先於晉五政矣晉唐虞舊都也
四岳十二牧出則總領諸侯經營四方入則典司政本

輔養君德中丞朝之鉅卿而填撫侯甸事寄與岳牧同
上久道成化紹唐媿虞公久任成功詢事考言言底績
奚啻三載行且召公宅百揆弼一人圖迴天下于掌上
柔遠能邇蠻夷率服何患乎醜虜又何直三晉人私有
二天請以續書之典謨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惟我
國家其奄有之哉

贈中丞梁公序

陝以西四鎮惟甘肅士馬貧弱而其地左番右虜千里
孤懸自河套失虜轉侵軼我亭障距延綏寧夏路迴遠
聲勢不相及今梁公爲兵使者大創虜虜酋火落赤遁

走拓松山地八百里築塞屯戍相望地饒水草畜牧省
 飛芻輓粟之費無算播故世臣與其部落結怨閔闕當
 事者處置失宜以故生戎心兩敗王師黔蜀之民膏斧
 刃者不可勝數凡二十年示輕外夷而頃者大舉盪平
 之為郡縣皮林苗乘征播之隙掩襲我兵亦卒草薶禽
 獮雪恥除兇四夷震疊則又梁公之功也諸與公共事
 者資適逢時往往都尊貴而公周旋藩臬無所增益縣
 官有他猜忌抑播功迄今不錄會楚宗人誣讎其國王
 坐法無所發憤聚眾而謁司馬府遂有辟陽侯之禍遠
 近大駭城門晝閉事聞

上令廷臣舉長才大畧者填撫之廷臣僉舉公疏上報
 可蓋八座九列或數年虛無人所推轂諸開府當要害
 地刻印刑不拜而獨公亟咨亟俞則公勲庸伐閱簡在
 上心久矣夫西北摧勅虜西南平叛夷豈不爛焉垂竹
 帛考金石而余以為非腹心之疾也虜與夷非我族類
 也乃至以國家肺附之親而効夷虜之所為此其患視
 赤白囊奔命書輕重緩急不啻倍蓰公初部荆岳控江
 淮上游狼子野心不敢窺左足一旦領中丞節鉞先聲
 奪氣罪人自縛待訊而楚宮劔履不及于蒲胥之市語
 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楚有子玉晉人側席而坐漢有

汲黯淮南爲之折謀素望先聲不戰而屈人如此楚幅
員西距秦蜀西南距黔粵北距中州東距豫章留京蓋
腹心地腹心安則四肢可無患天潢玉牒猶木之有本
根也本根不動搖則枝葉暢茂以此程功不賢于摧勅
虜平叛夷之爲烈哉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
信者下輕死梁公勞苦功高一中丞何足以酬而任公
以安楚安楚以安天下其欣欣喜公柄用者凡我士民
不謀同心矣公鄉人車孝廉元龍從公游荊州有識韓
依劉之快因以其間過訪余而聞公新命爲之踴躍歌
呼余因語元龍五嶺之南少陰多陽物恒榮茂山澤蒸
煥仁氣流通而瓊管爲委輸歸宿地

高皇帝有言南溟浩瀚中有奇甸國家二百餘年靈秀
芴魄聲教浹洽文獻出羣如丘文莊公其人者何司寇
以方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今公又繼文莊而起矣
公理學精深入陳公甫湛元明兩先生之室而經濟如
文莊固宜其不動聲色折衝厭難所施輒効也元龍有
味乎余之言膝席而謝曰由前言之公也天下才也卽
楚不得而私之吾何得爲私賀由後言之公也吾鄉之
地靈人傑也吾第爲吾鄉人賀可耳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五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少宰李公序

少宰李公縉雲世家舉進士為刑部郎時刻者為政公
 請徙南京歷兵部員外郎郎中復請告仍再除南中以
 奉諱歸服除職方郎當事者簡才諳而特授之而公
 南北積資久又職方郎例不外擢公復請外而後拜西
 粵督學使者稍遷東粵參政山東憲使入計治行為天
 下最拜都御史撫江北四郡故事以督漕治河二事俱
 隸江北撫臣而議者析之公乃專為撫不佞已丑入都

書